

小說

第一集

晨報社叢書第五種

小說第一集

本書目錄

城裏的共和.....	止水
詩禮人家底月亮.....	止水
女學生與家教.....	止水
三分長一個烟捲頭.....	大悲
民不聊死.....	大悲
完了.....	大悲
一個豆腐舖主.....	大悲
一個捧坤角的闊客.....	冰心女士
兩個家庭.....	冰心女士
法國.....	冰心女士
一篇小說的結局.....	冰心女士
莊鴻的姊姊.....	冰心女士
最後的安息.....	冰心女士
一個兵丁.....	冰心女士
一個軍官的筆記.....	冰心女士

目錄

深夜

疑問

膽

黑漆大門

一夜

光明

一件小事

是誰斷送了你

一副金手鐲

已經改良的私校

改良私塾之一

晨曦

晨曦

晨曦

晨曦

晨曦

晨曦

魯迅

悲

凡

森

水浴

城裏的共和

止水

一頭小驢，駝著個穿新藍布大衫的老頭子，年紀七十歲上下，很長的白鬍子，看他『精神矍鑠』，倒像比城裡『衣錦食粟』的人還要強些。正是中午的時候，他擡起一把藍布大繖，驢後跟著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得得行行』的往永定門出來，剛要打南汀的大路上往南去，忽聽有人叫道：龍表叔，龍表叔！

這老頭子龍長興，停住了驢，偏過頭順著聲氣一看，道傍西邊野茶館裡，走出個中年男子，一身藍布褲褂，正是他表姪秦大元。就答應道：是大元嗎，好些日子不見了，

大元道：是呀，我們爺兒兩二年多不見了。請下來歇歇，大概你老是要回家去罷，時候還早得很，歇歇罷。

說著就一隻手接著繖，一隻手扶著長興下了驢，回頭叫那小孩子道，新兒——你

城裡的共和

二

跟爺爺來的嗎？很好——你把驢往那邊拴好了，也來這裡喝茶。

不一會，三個人都在臨路土臺上。泡了茶。長興朝南算上坐。大元坐在南邊，新兒坐在西橫頭，一面喝茶，一面大元向長興道：你老很難得進城，這是幾時來的？長興道：我不進城十幾年了，前幾天你大妹子養了孩子，你知道他過門十幾年，這纔得頭一個男孩，怎麼不高興哪？叫人下鄉來接我，我自然要來，又聽說城裡的現在『辦共和』辦得很熱鬧，七八年了，鄉下一點也看不見，借著這工夫，正好來見識見識。住了快五天，新兒倒玩得很起勁，還戀著不想走，我可早膩煩了，覺得還是鄉下舒服，看的也順眼。加上又出了甚麼『學生風潮』滿街的軍警，瞪著眼看人，怪難受的。前天就和你妹夫說，要回家，好容易磨煩到今天纔走成。你這二年，在城裡過得好嗎，怎麼今天在這裡？

大元道：沒甚麼好，不過比頭年吃得飽一點，總不過賣苦力。今天因為邀幾個

大興道：你做的甚麼工？你在這裡邀夥計，敢情你當了工頭哪。

大元道：是的，當了個小工頭，手下有三十來個人，做工是在豫王府。」

長興翻着眼，想了一想道：豫王府，不是在西城護國寺嗎？那府占了一條街，聽說當初地都是拿錢糧銀子墊的，也就够闊的了，如今還要往那裡修呵？

大元道：是不是——那是慶王府。這豫王府在東城。造房子是美國人出錢哪。」

長興唉的歎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這些外國人，是甚麼心眼。說他們僂罷。他曾造機器，造槍砲，說他們乖罷，爲甚麼把錢白替人家造房子？新近城裏燒了個甚麼總長底房子。聽說也是外國人合錢造的，有說就是那總長得的賣國錢。我想鄉下置一頃地，也要花三千五千，難道頂大一個國，就值幾所房子嗎？或者他們是零賣，不是整賣，可是賣得太容易了，就零賣也禁不住幾下啊。你記得你大哥嗎？好好的二頃多地，就爲他好吃懶做，糊賒亂借，今天拿幾十畝折賬，明天拿幾十畝折賬，幾年工夫就光了。他倒舒舒服服變了鬼，累得你一個站腳的地方也沒有，算好——你

還能够賣力氣掙盤飯吃，要不然，還活得了嗎？這也怪你那時候年青不懂事，不該把家讓他一人管。如今這些賣國人，是誰把國讓他管的，我們鄉下人是不知道，難道城裡辦共和的人，都光著眼看他嗎？哎喲。我這話該說回來了，到底這豫王府造房子，是不是賣國的錢哪？

大元笑道：他這止算是賣家，還不到賣國的份啊，如今那些王爺公爺，是過去沒運氣了，就賣國也沒有他的賬。這豫王府就因為自己沒錢花，把王府賣給美國人，美國人自己造房子，並不是替王府造的。

長興道：那倒不管他。你這工做得長嗎？

大元道：長是不能長，可也不短，他這工程又大又講究，聽說已經花了二百多萬，還不够一半，大概要完工還有二年罷。

長興道：很好——再有二年，你可以多攢幾個錢，還是到鄉下去置點地，我們親戚一塊過罷，城裡住着，我瞧不出甚麼好來。這回在城裡，你妹夫見天帶著零錢陪

我逛，新鮮地方總算走到了，洋房子倒蓋得不少，戲園子館子，密密層層，比前十年差不多三成添了二成，還有甚麼新世界，城南公園，水心亭，中央公園，歸期無非是糟蹋錢的地方罷了。看他們，花錢好像很樂似的，我可心裡痛得像刀剜。你想——我家也有四五頃地，在鄉下總是算窮，可是指地吃地，一粒小米，都是自己 and 媳婦兒子連夥計們幾十口子骨髓裡擠出來的漿，還要除了完糧當差，纔能往自己肚裏落。玉米高粱，都不是馬路上公園裏生的，他們城裏糟蹋的錢，還不是我們鄉下人的血肉變的嗎？要是城裏人個個都有錢花都快活，那就不管鄉下人的死活，我們大家也來城裏混混。可是我看城裏人也不能一樣哪，大元——你在城裏住得久。你比我知道你說城裏的窮人怎麼樣？

大元道：窮人咧，城裏鄉下總是一樣苦，不過在鄉下當窮人，除了吃壞的穿壞的，還少受些氣。城裏就難說了，闊人上頭有闊人，苦人底下有苦人，一層壓一層，好像寶塔似的，賣力氣的，就算墊底的一層了。就說做工罷，小工頭受大工頭底

城裡的共和

六

氣，大工頭受管事底氣，小工就連管事大工頭小工頭底氣一齊受。錢是上頭的賺得多，錢越多越沒事。底下的白日到晚沒一點空，還要挨打挨罵。掙一天活一天，要有點傷風咳嗽，耽誤下來，差不多就是一個死。在鄉下只要多少有點地，不偷懶，總不至於餓死，只要自己不生事。不求人。氣是沒有受的，我到很願意應你老的話，能够攢幾個錢，回到鄉下住。譬如你老，在村裡總算個大戶，那些小人家，見了你無非叫聲『老當家的，』你也得還他個『好』，就是幫工的，和你也是同吃同喝，何況我們親戚。城內就不行，見了穿長褂的，就得叫先生，高陞點，就是老爺大人，說話就得站在旁邊，拍拍馬屁，能多掙他兩個錢也好，可又不能。老爺大人們使癮氣是不折不扣的，使錢可就不一樣，高興起來，一檯花酒，花掉百多塊錢，回來爲爭一個銅子，可以冒火打拌車夫，他還說『我並不是惜錢，是不願意叫下人壞了規矩』。我真不知道專門刻苦窮人，是那裡的規矩？這些事鄉下很少見，城裡可是『家常便飯不足爲奇』。幸好我現在見是做美國人的工，比別人好一點。可是

眼裡看別人的苦戲，也就不計其數了。表叔——你老說我願意長在城裡住嗎？這都是……

長興聽到這裏。忽然剪斷他的話頭。說道：這都是辦共和辦出來的嗎？這些辦共和的，真把窮人不當人哪。我這幾天看見過好些事，一回是在香廠新世界門口，一個小孩，挑着綠瓦罐子，賣那『滿天飛』的茶。一個洋車夫把他叫住了，攔下挑子正正倒茶，忽然有兩個兵直嚷，滾開——滾開——小孩剛一抬頭，就是拍的一腳，連人帶罐子真個就滾開了。隨後一個年青女人，穿得一身『妖精怪氣，』的從門口出來，三兩步上了汽車，兩個兵也爬上汽車旁邊，呼呼的幾響，銜北得走得不見了。再看地下，罐子，茶盃，都碎了，小孩的頭，被破瓦片劃出了好些血，在那裡哭。倒是車夫有良心，給了一個銅子，叫他快走，不要在當街哭，巡警看見，是不答應你的。小孩就抗着一根空棍子走了，我遠遠的還聽見他哭哪。又一回是在……

大元不等說完，他便剪斷他的話頭道：這樣事那天沒有幾回，那裡說得完，這

個共和年頭。總歸窮人受氣就是了。忍得的忍些，忍不得的……

長興這時候。正仰起頭看天上的太陽，大元的話，顧不得往下聽，自己說道：「哎喲，天不早了，新兒——我們走罷。大元起來攔住道：『早哪，這到你老家裏，不過十來里地，就太陽下去了也來得及。我們爺兒三說了半天話，有點餓了，吃點東西再走罷。』」

長興再三不肯，禁不住大元苦留，只得重新坐下，大元就在櫃上要了三盞冷白乾，八個乾燒餅，四兩花生，拿到土臺上來。新兒是小孩子，長興不讓他喝酒，大元就讓他多吃兩個燒餅。長興一邊喝酒，說道：「大元——你這又破費哪，這一來總得花兩吊來錢，不要賠了你一天的工嗎？」大元道：「還不至於——我一天要掙兩塊來錢呵。」

長興詫異道：「城裡的工，如今這樣貴嗎？」

大元道：「城裡的工，雖然比從前貴一點，平常也不到這們些錢，這因為是倣美

國人的工，又加上我是小工頭，纔有這樣子哪。

長興道：外國人待我們中國的工人，還比中國待中國人好些嗎？

大元道：那自然——好得多呵，我們這工程，是『點工』。中國從來的大工程，都是包工，管工的要賺錢，就得刻苦木廠子，木廠子要想賺錢，就刻苦工人。我們這工程就大大不然，大工頭，小工頭，誰不用刻苦誰，誰都有錢賺，工人也不吃苦。據說這本主，是美國的甚麼『鋼鐵大王』。他造這房子，是作醫學堂和醫院用的。可不是要靠學堂醫院來賺錢，他是要做慈善事的，所以他就從工人頭上做慈善起。前年開工的時候，先就專給工人蓋了許多房子，三千多工人，都住在裡頭。一天管三頓飯，工錢分幾等，細工有到一塊錢的，頂小的粗工，也有十二個銅子一天。每天做十點鐘的工，禮拜六只做半天，禮拜簡直不做，

可是照樣管飯，給工錢。禮拜的晚上，還要演電影給工人看，或者說外國的故事給工人聽。工人心裡個個都很安穩，所以都不好意思偷懶淘氣，工也比平常做得

好。就怕這工做完了，再回頭做中國的工，好像變人的再來變牛馬，一定有些受不了，大家愁的就是這一點。

長興聽出了神，大元的話說完了，他也不理會，兩隻眼直釘在大元的臉上，好大一會，看大元的嘴。閉著不動了，長興纔明白過來。可又想不出甚麼話回他。就胡裡胡塗問一句道：那外國房子。蓋的是幾十層。是像新世界嗎，想來比他更高大呵？

大元道：他是蓋的中國房子，頂講究的中國房子。

長興現出很失驚又很疑惑的樣子，搖了搖頭，說道：不是蓋的洋樓嗎？前回縣裡的宣講員，下村裡來宣講，他說『我們這共和，彷彿就是學的美國，我們要是學到了家。國也強了，外國也不敢來欺負了。百姓也好過了，』他又說『美國的洋樓，頂高的有七八十層』。我在鄉下，就覺得這幾年的百姓，不見得好過，這回在城裡，又聽見滿街的學生直嚷，說『日本又欺負我們』，我簡直疑心說美國共和好

的是謠言，要不然，那香廠的洋樓，街上的汽車，戲園子裡看戲不給錢的兵，蜜子館子進出的『洋裝大人老爺』，這不都是學外國『辦共和』纔有的嗎，爲甚麼越辦得熱鬧，百姓越苦，外國越欺負呵？

大元也搖著頭，接話道：這個我也很疑心，也許不是學的美國罷。

長興又接著道：因爲你說那美國工程蓋的不是洋樓，我倒有點明白了，敢情美國教共和的是有點藏私，把真的藏起來，拿假的來教我們，淨教我們蓋洋樓，穿洋裝，做那些糟蹋錢害老百姓的事。他自己可老老實實住中國房子。這樣的教人『辦共和』真是損陰德呵。即如他那待工人的法子，真好——真有良心——或許是點共和的地道貨，就不肯拿來教現我們這些『辦共和』的老爺們哪。說到這裡，我倒想起來，你不說是他們常講外國故事給你聽嗎，下回你問那講的人，他們除了待工人的法子，還有沒有待鄉下人的法子，待花子的法子，減貪官污吏的法子，治大兵土匪的法子？還是有呵，讓他細細告訴你，你告訴我，我告訴你表弟和新兒們，大家學著在

鄉下來試一試。也許城裡『辦共和』的老爺們，皮氣壞，外國人不高興教，倒肯拿真的來教你我呵。大元——你記著，不要忘了。

大元剛才回答了一聲『可以』，恰有一羣個鄉下人走進茶棚來，一個領頭的，向大元招呼道：秦大哥，你等久了，我們這裡有十二個人，這就同你進城去罷。

大元說：你們走累了。嗑一盃再去罷，茶錢是我的。

大元起身來張羅衆人，這忙亂的工夫，長興已叫新兒牽過了驢，站起來自己挾著鹹，叫道：大元你有事，天晚了，我不耽誤你，再見罷。

說著騎上驢，往南走，大元聽見，急忙趕著出棚底下送，他已經走出去了好幾丈遠，扭回頭來，向大元道：我讓你打聽的話，不要忘記呀，下回到我家裡談罷，城裡辦的共和，總有點……說著越走遠了，大元也聽不見了。

(完)

詩禮人家底月亮

止水

曲謹之老先生，坐在堂屋臺階上，拿著一本詩。咿咿唔唔底唸，『一年明月今宵多呀！人生由命不由他呀！有酒不飲奈明何呀！』搖頭幌腦，髻髻已經進了廣寒宮清虛府底樣子。其實天氣老早，將落未落底太陽，還掛在隔壁人家底柳樹上。

曲太太在上房裡忙著哪！收拾月餅，菓子，香蠟，一面叫鴉頭和老媽，都下廚房預備晚飯，大節下不比尋常，添了四樣葷菜，惟獨酒沒有預備。因為曲老先生是向來不喝酒底。

西屋裡『拍打』一聲響，小兒子曲智，哭喪著臉，從西屋跑到上房，叫『媽！媽！哥哥把我兔兒爺給砸了』。曲太太問，『他爲甚麼砸你的？待一回等我罵他。』曲老先生聽見了，叫曲智到跟前，問『你那來底兔兒爺？你哥哥爲甚麼砸你的。』曲智說，『兔兒爺是王乾娘買給我的，哥哥要拿去頑，我不給他，他就硬搶去砸』